

红楼梦断

曹雪芹家的故事 7

三春争及初春景(上)

讲述《红楼梦》中贾母、贾政、贾宝玉、王熙凤、袭人等人物原型的真实命运。

高阳 著

长篇小说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House



中国熊猫出版社

红楼梦断

曹雪芹家的故事

——曹雪芹家世研究——

CHEN XUEQIN'S HOME, HIS LIFE, HIS WORKS
AND HIS RELATIONSHIP WITH HIS FAMILY

高阳

1984年

红楼梦断

曹雪芹家的故事 ⑦

三春争及初春景 (上)

高阳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楼梦断：曹雪芹家的故事. 7 / 高阳著. -- 北京：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4.10

(知识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502-3538-0

I. ①红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02086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，原著作名《三春争及初春景·上》。

红楼梦断：曹雪芹家的故事7

作者：高阳

责任编辑：孙志文

选题策划：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特约编辑：王丹丹 王菁菁

封面设计：李子琪

版式设计：黄巧玲

责任校对：张新元 曹振民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嘉业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

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
字数400千字 680毫米×990毫米 1/16 24印张

ISBN 978-7-5502-3538-0

定价：39.9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，

请致电 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，邮寄到付)



01

“老爷！老爷！”

入梦正酣的鄂尔泰，被推醒了，听声音便知是听差何福，当即问一句：“有军报？”

意料中是有来自贵州的军报——平定苗疆本是鄂尔泰最大的功绩，因此得封伯爵，不想当年部署不周，苗乱复起，而且颇为猖狂。皇帝不得不在军机处以外，特设“办理苗疆事务处”，指派果亲王允礼、皇四子宝亲王弘历、皇五子和亲王弘昼、文华殿大学士张廷玉、保和殿大学士鄂尔泰专责办理。鄂尔泰内惭神明，引咎请罪，削去伯爵，皇帝对他的信任未减，但向来以讲究赏罚分明，认为“国家锡命之恩，有功则受，无功则辞，古今通义”，应该接受鄂尔泰的请求，削去伯爵，降封为一等子。同时做了一个特殊的安排，一方面准假家居，不必入值“苗疆事务处”；另一方面却又召入禁中，作为皇帝私人的助理，凡有来自苗疆的军报，都送交他先看，定了处置办法，再发交苗疆事务处。这一来，变成明降暗升，权力比以前更大了。

由于军情紧急，深夜被唤醒了看军报是常事，但这天晚上却不是。“海大人来了。”何福答说，“等着要见老爷。”

“海大人”是指户部侍郎内大臣海望，他是满洲正黄旗人，姓乌雅氏，是皇帝的生母孝恭仁皇后娘家的侄子，算是皇帝的表弟。宿卫的

椒房贵戚，深夜相访，当然是有极紧要的事，于是口中说“请”，人已起床，而海望在外面听见声音，竟不待传报，径自一掀门帘，大步跨了进来。

“中堂，请换袍褂！”

“怎么？”鄂尔泰大为诧异，“皇上召见？”

“是！”海望迟疑了一下，还是当着何福说了出来，“皇上中风了。”

鄂尔泰犹如焦雷轰顶，被震得站立不住，何福急忙扶着他坐下，随即转身去取官服。

“怎么一下中风了呢？”鄂尔泰定定神问说，“要紧不要紧？”

“来势不轻。”海望把声音压得极低，“是‘马上风’。”

鄂尔泰倒抽一口冷气，一跺足站了起来，咬牙切齿地骂：“王定乾、张太虚真该碎尸万段！”

“唉！”海望叹口气说，“真没有想到。”

“事先有什么迹象没有？”

“昨儿上午，说有点儿头晕。我想通知四阿哥、五阿哥来请安，皇上还说不必。服了药照常看折子，精神好得很，哪知道今晚上会出事！”海望又问，“我不知道应该不应该通知张中堂。”

这是说张廷玉，他在海淀有座赐第，名为“澄怀园”，要通知也很方便。鄂尔泰便问：“皇上怎么交代？”

“皇上嘴歪口斜，话都说不利落了，只听他不住说个‘鄂’字，我就赶紧来请中堂。”

“既然未召张中堂，你亦不便擅自传旨，等我见了驾再说吧！”

02

由二宫门绕“正大光明”殿、“前湖”、“奉公无私”殿到“九洲清晏”寝宫，有好长的一段路，海望来时，还是八月二十二夜里，回到“九洲清晏”，已是八月二十三子时了。

寝宫中灯火通明，静悄悄只微有异声，只见总管太监苏培盛迎了上来，也不行礼，只急促地向鄂尔泰说道：“快请进去吧！”

等上了台阶，踏入殿门，只听东暖阁中“呼噜、呼噜”是皇帝痰涌

的声音。苏培盛掀开门帘，鄂尔泰朝里一望，只见皇帝靠坐在一名太监胸前，头半侧着，口眼喎斜，面红如火，痰响如雷，眼看是“大渐”了！鄂尔泰想起知遇之恩，不由得呜咽出声。

“中堂别伤心！”御医低声提醒他，“皇上心里是清楚的。”

鄂尔泰便不敢再哭，进门照规矩磕了一个头，口中还说一句：“奴才鄂尔泰给皇上请安。”说完，站起身，伛偻着腰，趋向御榻。

“万岁爷，万岁爷！”苏培盛在皇帝耳际说，“鄂中堂来了。”

皇帝还有知觉，微微将头转了一下，努力想睁大眼来，却无能为力，只滚出来两滴泪水。

鄂尔泰强忍悲痛，而且尽力保持平静的声音：“皇上万安！放宽了心，一切都不要紧！”

皇帝将眼一闭，泪水又被挤了出来，然后听他吃力地、模糊地说了两个字：“盒——子——”

“是这个盒子不是？”苏培盛从身上掏出一个景泰蓝镶金的方盒子举高了问。

等皇帝极困难地点了一下头，鄂尔泰已跪了下来，接过金盒，只听皇帝突然喷出一个字来：“看！”

金盒上有把小锁，但钥匙就挂在盒子上，苏培盛帮着打开，鄂尔泰取出内藏的一道朱谕，看了一下，用很清楚的声音说：“皇上请放心，是四阿哥，奴才一定遵旨办理。”

皇帝的双眼合上了，痰涌的响声渐渐低了下来，海望用颤抖的手指去探一探皇帝的鼻息，转身向鄂尔泰说：“皇上升天了！”

于是苏培盛首先呼天抢地般哭了起来，十三年前在圆明园以南的畅春园中，深夜蹙踊的哀音，再一次震撼了玉泉山麓。鄂尔泰却没有眼泪，一种独受顾命的责任感，充塞于方寸之间，形成极其沉重的压力，但也构成令人兴奋的挑战。因此，他能对那一片震天的哭声，充耳不闻，悄悄地隐在僻处，凝神运思。

只几转念之间，便决定了大步骤，现身出来，先是找一个帮手，此人名叫讷亲，满洲镶黄旗人，姓钮祜禄氏，是开国勋臣额亦都的曾孙，也是孝昭仁皇后的内侄，袭封公爵，在军机处行走，一向跟宝亲王接近，而且他兼领着“銮仪使”，这个只是掌管仪仗的差使，当此大位递嬗之际，格外显得重要。

“讷公，”鄂尔泰将讷亲拉到一边，低声说道，“四阿哥接位，你知

道了吧？”

“听说了。”讷亲皱着眉说，“撷芳殿的那两位，不知道会怎么说。”

“正就是为此。我得马上赶进宫去，这里交给你了。”鄂尔泰略停一下，加了四个字，“前程远大。”

讷亲如梦方醒，这不是拥立的不世之功？顿时又惊又喜，而双肩亦突感沉重。“毅庵，”他唤着鄂尔泰的别号，有些踌躇，“恐怕我应付不下来，张衡臣马上就来了。”

“你跟他说，他亦在顾命之列，不过，这得请嗣皇帝亲口来宣谕。”

“啊！啊！”讷亲明白了，张廷玉必须支持宝亲王继统，才能成为顾命大臣，这是一个交换条件。

“还有，庄亲王大概在路上了，我遇见了，我会跟他说，果亲王是今天黄昏到的，这会儿当然也赶进来了，请你跟他说：这件大事，要请两王做主，请他赶快进宫，我在军机处待命。”

“好！”

“再有一件，銮仪卫请讷公格外留心，别出岔子。”

“是，是！”讷亲被提醒了，“我马上派人回去预备，事不宜迟，毅庵你快去吧！”

03

鄂尔泰带着海望，星夜疾驰，进了西华门，直到隆宗门前，方始下马，进门北屋就是军机处。由于军机大臣都随驾在海淀，所以北屋锁着，但军机章京办事的南屋，却有灯光，鄂尔泰与海望便先奔南屋。

“啊！”值宿的军机章京方观承，大为惊异，“中堂跟海大人怎么来了？”接着又惊呼，“血、血！中堂裤腿上的血是哪儿来的？”

不提倒也罢了，一提起来，鄂尔泰顿觉双股剧痛，皮马鞍是破的，奔驰太急，臀部擦伤流血，竟尔不觉。此刻，也只是痛了一下，随即就抛开了。

“问亭，”鄂尔泰答非所问地，“你到内奏事处去一趟，让他们赶紧到‘乾西二所’，把宝亲王请来。”

“是！”方观承突然有了发现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指着鄂尔泰的裆了

顶戴和红缨的大帽子，张口结舌地问，“中堂，是、是‘出大事’了？”

“是的，这会儿没工夫跟你细谈，赶紧去，别多嘴！”

这是告诫他勿透露皇帝已经宾天的消息，方观承极其机警，到得内奏事处告诉管事的太监，只说“园子里送来紧急军报，交代宝亲王即刻处理，鄂中堂在军机处坐等”，随即转回原处。

“问亭，”鄂尔泰说，“你来拟遗诏，‘皇四子人品贵重，克绍朕躬’，要把‘自幼蒙皇考钟爱’的情形，多数几笔。你请到里屋去写。”

方观承答应着，另外点燃一支蜡烛，捧着到里屋去构思，“大事”出得仓促，心神不定，久久未能着笔，但听窗外步履声起，宝亲王已经来了。

“臣鄂尔泰、海望恭请皇上金安！”

这一声以后，便是碰头的声音，而且听声音不止鄂尔泰与海望两个人，必是屋内屋外，所有随行的太监及军机处的书手、苏拉都在见驾了。方观承心想，是不是也应该一谒新君？正考虑未定之际，只听“哇”的一声，宝亲王开始号啕大哭。

“请皇上节哀应变，诸多大事要皇上拿主意。”鄂尔泰又说，“这会儿不是伤心的时候。”

这句话说得相当直率。嗣皇帝收住眼泪问道：“怎么一下子就去了呢？”

“唉！”鄂尔泰重重叹气，“王定乾、张太虚该死。”

这句话尽在不言中了，只听见嗣皇帝说：“我此刻方寸大乱，应该干什么，自己都不知道，你们说吧！”

“请皇上传谕：以庄亲王、果亲王、张廷玉为顾命大臣。”

“奴才启奏皇上，”海望接口，“受顾命的，实在只有鄂中堂一个人。”

这句话提醒了嗣皇帝，自己能不能安登大宝，全靠庄、果两王和张廷玉、鄂尔泰，尤其是眼面前的鄂尔泰，关系更为重大。转念到此，亲自伸手相扶，“你起来！”他说，“咱们好好商量。”

要商量的是如何应付住在撷芳殿的那两位——嗣皇帝同年生的胞弟和亲王弘昼、康熙朝废太子允初嫡子理亲王弘皙。这时的嗣皇帝和鄂尔泰，不约而同地想起雍正八年春夏之交，那些令人惊心动魄的日子，不过嗣皇帝是亲身经历，而鄂尔泰是得诸听闻，即令如此，一想起来仍令人不安。

雍正八年春天，皇帝的怔忡旧症复发，一闭上眼就会梦见“二阿哥”

废太子允礽，来向皇帝索命，一惊而醒，冷汗淋漓，心跳好半天都静不下来。

皇帝残骨肉、诛功臣，杀过好些人，都无愧怍，只有雍正二年十二月私下毒杀了他的这个胞兄，却未免内疚神明，因为细想起来，允礽没有丝毫对不起他的地方。而他暗算允礽却不止一次，先是康熙四十七年，允礽第一次被废，禁锢在上驷院中临时设置的毡帐中，皇长子直郡王允禔及皇四子雍亲王胤禛，也就是雍正皇帝，奉命监守。两人起意用魔法谋害允礽，结果为皇三子诚亲王允祉所举发，直郡王允禔被幽闭，而皇四子雍亲王心计甚深，做事的手脚很干净，更难得的是皇十三子允祥出面顶了罪，以后被圈禁在宗人府的高墙之内。因此雍亲王夺得皇位以后的第一件事，便是释放允祥，封为怡亲王。

照情理说，雍正皇帝既已如愿以偿，得居大位，而允礽既失皇位，复被幽禁，应可安享余年，而仍旧放不过他，雍正皇帝自己也觉得太过分了。早年诛除异己，觉得坏事反正做了，多做一件也无所谓，及至天下大定，闲来思量，总觉得愧对“二阿哥”，久而久之，便得了个怔忡之症。他也曾私下忏悔默祷过，而且将袭封为理郡王的弘皙封为理亲王，表示弥补歉疚，但怔忡之症，时发时愈，始终未能断根，只是这一回发作得格外厉害。

更糟糕的是怡亲王允祥也得了这样一个毛病，他是从高墙中放出来以后，亲眼看到皇帝弑兄屠弟，是如此心狠手辣而掌握着生杀予夺之权的一个人，所以日夕生活在戒慎恐惧与悔恨之中。

这时眼见“二阿哥”向皇帝索命，想起当年亦曾同谋，又增一番恐惧悔恨，终于支持不住了。

于是有一天兄弟俩——皇帝与怡亲王允祥，都是精神比较好的时候，屏人密谈，怡亲王表示，允礽来索命，他愿意抵偿。不过允礽无主游魂，应该为他觅一个安顿之处，长受祭享。于是皇帝决定封允礽为潮神，为他在浙江海宁立庙，庙用蓝瓦，是王府的规制。

这番措施有些效验，命是不索了，却要索还皇位。皇帝在夺位时，强词夺理，气盛得很，事定以后想想，自觉说不过去，譬如说皇四子弘历，“素蒙皇考钟爱”，曾向温惠皇贵太妃说过“是命贵重，福将过予”。意思是弘历将来亦会做皇帝，而弘历的皇帝，必出于他之所传，这就足以证明天心默许，圣祖在说这话时便先已决定要传位给他了。

但是，这话说得通吗？他曾说过，“八阿哥”允禩的生母良妃卫氏，

来自“辛者库”，所以允禩是“出身微贱”，决无继位之望，可是弘历的生母是热河行宫的宫女，也是“出身微贱”，何以圣祖会断定他也会做皇帝，而有“福将过予”的话？

因此，到得皇帝比较平心静气时，解释民间流言他如何夺位时，论调与以前多少不同了，好些地方，仿佛含蓄地在说：皇位原该是允禩的。允禩既已被废，他就不算是夺位。这跟圣祖所说“本朝得天下最正。明朝原已亡于李自成，本朝天下得自李自成之手，是替明朝报了仇”，是一样的道理。

也许真是有允禩来索皇位这么一个梦，也许是皇帝魂梦不安的幻觉，总之为了祛除他心里的这块病，他派庄亲王允禄到允禩的墓园去祭告，他一心一意只为大清的天下，将来为国择贤，弘皙与他的两个儿子一样，亦有继承皇位的资格。同时宣谕：理亲王弘皙迁入宫中，与皇五子弘昼一起住在撷芳殿——在文华殿后面，明朝端敬殿、端本宫旧址；通称“南五所”，向来是皇子的住处。皇四子弘历则早在雍正五年赐赠时，就已移居西六宫后面的“乾西二所”了。

说也奇怪，从弘皙入宫后，皇帝居然眠食俱安，但怡亲王允祥却在五月里一命呜呼。皇帝相信他是为自己代偿了允禩的命，伤感与欣慰交并，为了报答起见，除了照允祥生前的意思，以他的幼子弘晓承袭怡亲王以后，又另封允祥一子弘皎为宁郡王，亦是世袭罔替。

可是，对于弘皙迁入宫中这件事，皇帝却有悔意了，私下决定，仍旧传子而不传侄，好在只说择贤而立，不立弘皙，不算背盟。

不过传子却又费踌躇，弘历虽有“素蒙皇考钟爱”这句话在，而他自己所钟爱的，却是皇五子弘昼。

大家的意思，仍是劝皇帝择贤而立。但何以谓之贤、何以谓之愚？实在不易分辨得清楚，精明与刻薄、慷慨与挥霍，毫厘之差、失之千里。皇帝反复考虑下来，想出一个试验的办法。这天将庄、果两王，鄂、张两相召入养心殿，只见桌上陈列着两个黑漆木盘，上覆黄袱。皇帝亲手将黄袱揭去，一盘中盛一方玉印；一盘中是十粒莹光耀彩，尺寸稍逊于东珠，但也是稀世之珍的大明珠，在黑漆盘中滚个不停，将人的眼都看花了。

正当四个人都在纳闷，不知皇帝是何用意时，苏培盛已带了两个太监进来，小心翼翼地将漆盘捧了出去。皇帝并无一语，大家也不敢多问，只是顺着皇帝的意向，奏陈各人掌管的政事。

约摸一顿饭的工夫，苏培盛回来复命说：“四阿哥要了玉印，五阿哥要

了珍珠。奴才传旨，不必亲身来谢恩，两位阿哥还是向养心殿的方向磕了头。”

“喔！”皇帝问道，“是谁先挑的？”

“奴才请四阿哥先挑，四阿哥说：‘让五阿哥先挑吧！’五阿哥就说：‘我要明珠。’”

“四阿哥呢？怎么说？”

“四阿哥没有说什么。”

“那么，”皇帝问说，“你总看出点儿什么来了吧？”

“奴才看四阿哥是高兴在心里的样儿。”

皇帝挥一挥手，遣走了苏培盛，叹口气说：“这可真是天意了！”

两王两相到此方始恍然，皇帝是测试两皇子的志向，明珠喻富、玉印喻贵，皇五子先挑，本自占了大便宜，不道舍贵而取富，此非天意而何？

“你们记住今天的事！倘或将来五阿哥有什么怨言，不拘是谁，把今天的这段故事告诉他。”接着，皇帝提起朱笔写了一道手谕：“皇四子弘历、皇五子弘昼，年岁俱已二十外，皇四子着封为和硕宝亲王，皇五子着封为和硕和亲王，所有一切典礼，着宗人府照例举行。”

鄂尔泰回忆到此，随即省悟，先“收服”了和亲王，同胞兄弟合力来对付理亲王，事情就好办了。

正待开口有所陈奏，只听步履杂沓，庄亲王允禄与果亲王允礼，一前一后，相偕而至。进门便待屈膝，嗣皇帝急忙奔了过去，一手挟住一个，他的身材高，又富膂力，所以挟住两王，能不让他们下跪。

“十六叔、十七叔，”皇帝放声而哭，“你们看，我连送终都没有赶上。”

一帝两王，相拥而哭，鄂尔泰陪着淌了一会眼泪，跪下说道：“请皇上跟两位王爷节哀，还有多少大事要办呢！”

劝得收了眼泪，庄亲王说道：“臣是刚接到消息，说鄂尔泰进宫了。如今要办的大事很多，先后次序得分出来，请皇上明示，哪件该先办？”

嗣皇帝懂他的意思，要分先后的大事，只有两件：一件是到圆明园迎灵入大内；一件是宣诏明示，大命归于何人。他不便表示应先宣诏，那就仍旧只有饰词推托了。

“我方寸大乱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请十六叔、十七叔跟鄂先生商量着办吧！”

“臣不敢当此称呼！”鄂尔泰急忙躬身回答，而也就是“先生”二

字，更激发了他挺身担当的决心，“皇太后跟内廷各主位，大概也得到消息了，一定都在着急，请皇上先安慰了皇太后，好起驾迎灵。至于宣示哀诏，交给两位王爷跟臣来办好了。”

“好，好！”嗣皇帝说，“一切都请十六叔、十七叔跟鄂先生做主好了。”

04

眼泪汪汪的和亲王弘昼，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，那副眼泪是哭大行皇帝，还是哭他失去了皇位，自己亦不甚分明，只觉得是太委屈了，却又不知道如何表达他心中的委屈。

“有段故事，五阿哥只怕还不知道。”鄂尔泰平静地说，“当初原是五阿哥自己挑的。”

“挑什么？”弘昼茫然地问。

“挑玉印还是明珠。如果五阿哥挑了玉印，今天皇位就是五阿哥的。不过，”鄂尔泰紧接着说，“五阿哥也不必失悔，富贵荣华一辈子，也够了。”

弘昼初听不解，细想一想方始明白，顿时脸色大变，情不自禁地跺一跺脚。

庄亲王便即说道：“小五，你看开一点儿！你得仰体亲心，当初皇上为什么亲自拟你们的封号？宝亲王之宝，告诉你天命有归，非人力所能强致。和亲王之和，希望你守本分，‘家和万事兴’，民间如此，皇家亦不例外。你哥哥一向待你不错，今天当然更要照看你。你想要什么，告诉我，我代你去要。”

“我不想要什么，我也不知道要什么。阿玛把什么都给了他了，我还能要什么？”弘昼悻悻然地说。

语声中怨气冲天，不加安抚，只是硬压下去，纵能暂时无事，一旦爆发，必又是一场骨肉相残之祸。庄、果两王及鄂尔泰想起大行皇帝托以腹心，知遇之深、眷顾之厚，有个相同的想法，不独他的传位于皇四子的遗命必得实现，就是皇五子，无论如何亦须保全。

这样，事情就好办了。庄亲王悄悄将他们两人找到一边，低声问道：“你们看，用什么法子能让小五的那口气咽得下去？”

“唯有请皇上格外加恩。”鄂尔泰说，“五阿哥一向讲究饮馔服御，什么都要最好的，我想请两位王爷善加开导，反正将来必能让他过称心如意的日子就是了。”

“空言只怕无用。”果亲王摇摇头，“得这会儿就见真章才好。”

“有了。”庄亲王点点头，“我想到一个办法。”

“什么办法？”

“把国事跟家务分开来办。”

果亲王不解，鄂尔泰却领会了。“十六爷，”他说，“皇上本来就交代过了，请两位王爷做主，这会儿就跟五阿哥说吧！”

于是回到原处，庄亲王叫一声：“小五！”首先做了一番表白，“你别当你四哥，跟我的情分不同，我会向着他；正好相反，我现在是替你委屈。不过这也要怨你自己不好，当初本来是让你先挑的，你要挑了玉印，今天不就是你当皇上了吗？”

这番话说得更率直，弘昼椎心泣血般悔恨，脸色非常难看，鄂尔泰急忙加以劝解。

“五阿哥，你别难过。皇上一向待你最厚，将来自然还是格外照看你，要什么、有什么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”

“是啊！你觉得委屈，人家可是求之不得呢！”

“十六叔，”弘昼说道，“不是我委屈，我娘太委屈！我娘若是听说阿玛是这么个主意，不知道会有多伤心。”

这话相当厉害。宫中向来是母以子贵，弘昼如果继统，裕妃便是圣母皇太后，他说这话，是为生母争名分，很难驳得倒他。

幸而有个人堪以相提并论，“要说伤心，在热河的那位，才真正伤心呢！”庄亲王指的是嗣皇帝的生母，热河行宫的宫女，他接着又说，“你阿玛为国择贤，把天下给了你四哥；我替你四哥做主，把你阿玛居藩的私财，都给了你。我这个做叔叔的，对得起你了吧！”

果亲王这才明白，“国事家务分开来办”的意思是如此，当即说道：“你阿玛居藩的时候，生性俭朴，家规严整，门下包衣又是得意的多，常有孝敬。那份私财，你就敞开来花吧！”

“五阿哥，”鄂尔泰趁势进言，“兄友弟恭，而况到底是大行皇帝的遗命，不能不遵，你就到乾西二所磕个头，叫一声‘皇上’。忍得一时委屈，换来终身福分，何乐不为？”

“这是好话。小五，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。”

庄亲王的话渐有警告的意味了，弘昼知道不识趣就会更受委屈，当即说道：“如果我娘怪我，十六叔可得替我说话。”

“当然，当然。你四哥对你娘，一定也有一番尊敬，博她一个高兴。”庄亲王接着向果亲王说，“你就带他去见皇帝吧！把我的意思说明白。”

果亲王答应着带走了弘昼。庄亲王透了一口气，但旋又紧皱双眉，打发了一个，还有一个要应付。

“你看，咱们是等他来找呢，还是找了他去？”

他是指理亲王弘皙。在圣祖现存的几十个孙子中，数他的年龄最长，世故甚深，为人又是阴鸷雄才一路，加以有班羽翼护卫，是个很难对付的人。

鄂尔泰考虑了一下答道：“以不变驭万变。如果先去找他，倒像亏负了他什么似的，先就落下风了。”

“说得不错。”庄亲王坐下来，说，“把海望找来，商量接灵吧！”

其时晓色已动，西风过处，隐隐传来哭声，当然是已知道圆明园中，出了大事的缘故。但宫中举哀，必须等待总管太监通知“摘缨子”“去首饰”，才敢放声大哭；同时，龙驭上宾虽是丧事，亦是喜事——嗣皇帝大喜的日子。死不如生，总得吉服跟嗣皇帝贺了喜，才能尽哀如礼，所以内廷各处，诧异的是，六十岁未到，一向精力过人的雍正皇帝，何以突然驾崩。而关注的却是继承大位的，到底是谁。

细心的人已经留意到乾西二所的动态。本来“四阿哥”弘历自雍正五年十七岁成婚，由原来在康熙朝为允禔而建，作为“东宫”的毓庆宫，移居乾西二所时，就有两种绝不相同的看法与传说。一种是说“四阿哥”弘历本已预定为储君，所以准他居住毓庆宫，后来皇帝变了心意，借成婚后福晋不便住在位于乾清宫之前的毓庆宫为借口，将他迁入乾西二所，这不就很明白地做了暗示，“四阿哥”已非“太子”？

另一种人亦就是拥护弘历的人，他们的说法是，乾西二所在西六宫后面，那才是真正隐秘的宫闱，不比南五所在文华殿之后、宁寿宫之前，以横向的位置来说，在“三大殿”之东，只是“外朝”，而非“内廷”。所以弘历移入深宫，而弘昼、弘皙只住南五所，将来大位谁属，不言自明。

这些私下的议论，到了雍正十一年正月，因为弘历的封号为宝亲王，而弘昼的封号为和亲王，显得认为弘历将继承皇位的那一派，真是看准了。因此，这天凌晨内奏事处的太监，经西二长街到乾西二所来请宝亲王

去看紧要奏折，接着传说雍正皇帝已在圆明园暴崩时，连平时不认为大位将属于弘历的人，都自觉是看错了。

可是，等宝亲王去而复回，却无动静，使得拥护他的人都不免倒抽一口冷气，在心里喊一声：“完了！”原来他被请了出去，是要让他知道一个消息：皇位在他是没份了。

这一刻在宝亲王是难以忍受的！明明已奉遗诏，继承大位，却还不能公开宣布，要等弘昼和弘皙放弃争皇位的企图，他这皇帝的位子才算坐稳了。如是而得登大宝，实在是件很窝囊的事，而况连这件“窝囊”事，也还有波折。

因此，他回到乾西二所以后，只是垂着泪向福晋说道：“阿玛过去了！”福晋富察氏在惊异之中显得很沉着，“那么，”她说，“王爷是皇上了？”

“不见得！”

“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！怎么叫‘不见得’？”

“阿玛的遗诏上，指定的是我。可是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富察氏问说，“还得要撷芳殿的那两位点头？”

“虽不是点头，总也要先疏通一下，闹起来不好看。”

“他们怎么闹得起来？永璘就是个证明，不必看遗诏，就知道谁应该继位当皇上。”

原来永璘是嗣皇帝的第二子，但为福晋富察氏的长子，今年八岁。从小生得颖慧异常，大行皇帝将这个孙子，看成心肝宝贝，命名颢璘，通常写作永璘，上一字是排行的辈分，下一字为“瑚璉”之璘，宗庙盛黍稷之器，名为瑚璉，所以用璘字命名，隐然表示他这个孙子将来会主持宗庙的祭祀，也就是会做皇帝。既然永璘会做皇帝，岂非明示皇位将由永璘之父弘历继承？

“话是不错。但如他们要闹，光凭这句话是堵不住他们的。”嗣皇帝又说，“如今还不知道张廷玉是怎么个态度。”

“鄂尔泰呢？”富察氏问。

“他是站在咱们这一面的。”

“还有谁受顾命？”

“鄂尔泰独受顾命。不过他说，受顾命辅政的，应该有十六叔、十七叔、张廷玉，连他一共是四个人。”

“十六叔不用说，十七叔呢？”

“十七叔当然也遵遗诏。”

“那你还担心什么？四个人至少已有三个站在你这一面，他们怎么闹得起来？”富察氏说，“如今你是承宗庙之子，大丧要你来主持，怎么没事人儿似的，在这儿聊闲天？”

一番话说得嗣皇帝不免自惭，“等一下，”他说，“看十六叔他们交涉办得怎么样？”

嗣皇帝刚要回答，只见太监来报：“果亲王带着五阿哥来了。果亲王要先见——先见皇上。”

“喔！”嗣皇帝再一次自我体认：我是皇上。得摆出皇上的样子来。但要怎样不亢不卑的神气，才算恰到好处，很难把握，此时总以宁卑勿亢为是，因而便说：“请，请！请果亲王。”

一面说，一面经穿堂进入正屋，见到果亲王拉住他的手，不让他行礼。等果亲王说了庄亲王的决定，嗣皇帝连连点头表示同意。

于是，果亲王向走廊上喊一声：“小五，你进来，见皇上吧！”

及至弘昼一进屋，嗣皇帝突然发觉自己应该怎么做，迎上前去，一把抱住，哽咽着说：“老五，你看，你看阿玛就这么去了！”说着顿足大哭。

到底父子天性，手足的情分也不薄，弘昼也是悲从中来，不知不觉地跪了下去，抱住嗣皇帝的腿，喊得一声：“皇上！”放声长号。

兄弟俩相拥而哭，果亲王垂着泪解劝，哭停收泪，嗣皇帝拉起弘昼说道：“十七叔跟我说了，十六叔做主，阿玛的私财都归你，很好，原该这么办！”

“是！谢皇上的恩典。”说着，弘昼便又跪了下去。

“起来，起来！咱们商量大事。”嗣皇帝拉起弘昼，又转脸问果亲王，“十七叔，什么时候去迎灵？”

“这，”果亲王想了一下说，“想来内务府已经把‘吉祥板’送到园子里去了，如今先得派定办理丧仪的人。”

“十七叔，”嗣皇帝说，“我看先宣‘四辅政’吧！”

果亲王想想不错，先宣示辅政大臣，然后一切由辅政大臣奏请亲裁，颁发上谕，方合体制。

于是以“奉大行皇帝遗命”的名义，“着庄亲王、果亲王、鄂尔泰、张廷玉辅政”。嗣皇帝很细心，特别又加了两句话，“鄂尔泰因病解任调理，今既奉遗命辅政，着即复任办事。”

于是除四辅政王大臣以外，另外派出一等英诚公丰盛额、领侍卫内大